普及本在哪里

何云龙

豪华，豪华！现在，不只是车子、房子、服饰、月饼讲究豪华，连书店里的书籍也跟着豪华起来。塑胶封面、十六开本、道林纸张，派头是派头，精美是精美，但我等退休人员欲买而手发抖，好贵啊！

在『文革』之前，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，各出版社出了不少简装本读物。『文革』后拨乱反正，重版了许多中外名著，笔者曾花三元八角买了上下两册《词综》，花七元买了一套《约翰，克利斯朵夫》，那时这样的价格我们都能承受。虽然不是塑胶封面，也只是普通纸张，但至今仍保存完好。现在呢？新版的这些书根本就买不起。走进书店，书架上的书装帧豪华，印刷精美，但要知道，就绝大多数读者而言，是阅读书中内容，不是欣赏豪华装帧的呀！

不错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不论出版商还是书店，总要讲利润，作家的『润笔银子』也不能少，这些都是现实的事儿。然而，没有豪华车子，可以乘公交，没有豪华别墅可以住普通房，吃不起豪华筵席，可以吃粗茶淡饭红烧肉，吃不起豪华粽子可以吃散装的，但是买不起豪华书籍又买不到简装本书籍，这就难为了工薪阶层读者和莘莘学子了。

书籍毕竟不是一般的商品，是传播文化的载体，是民众的精神食粮。在广大群众的生活还不十分富裕的情况下，除非一定要出豪华版本的书籍供收藏外，应多出版一些简装普及本。工薪阶层和我们这些退休人员，豪华书籍买不起，有简装普及本也就满足了。这方面，有关部门是否应定些规矩？希望政府在管好『菜篮子』的同时，也能管好『书架子』，这可是关系到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大事啊！

灯花

一只煮牛奶的锅

王云云

在欧洲游学的日子里，那些历久弥新的老房子总让我欣赏不已。过去年代特有的款式，被摩挲得平滑的木纹，还有铜器因为时间久远而泛出的古铜色，都让我感受到它们岁月的沧桑。然而，老则老矣，旧和破的感觉是没有的：房子本身被维护得很好，周围的草坪总是修葺得整整齐齐，木地板偶尔会发出轻微的“咯吱”声，但绝没有下陷或有漏洞。不管是瑞士乡村的木屋，还是法国气派的教堂，只要它是老而弥新的，置身其中，我总能感觉到时光的温柔触摸和人们的细心呵护——这是一种历史的延续。

相比之下，国内的有些历史老房子却真让人心痛。那些老建筑，要么被修葺一新，仿佛一位平素深居简出的高龄妇人，硬被逼着穿出时尚的新衣裳，堆出虚伪的笑脸来迎接访客。要么处处露着颓废和衰败气息，让人感到被弃的悲哀。

我喜欢那些历久弥新的东西，不仅仅是老房子。

在一位瑞士朋友家里见到过一只红色的煮牛奶锅，就像早些年我们家家户户用来煮牛奶用的搪瓷锅。我的朋友一边用锅煮红酒，一边告诉我，这只锅有50年的历史了。最初是她奶奶用，然后是她妈妈，她妈妈用了些年头后又传给了她。问她：这锅有什么特别意义吗？她淡淡地说没有，但用了这么久，没有也变成有了。我立即觉得那只锅里暖着的酒格外香醇，而那间房子在我眼里，也瞬时变得格外“深远”的温馨可爱起来。

旧物，可以成为古董，也可以像那只煮牛奶的锅，延续着人类永远的温馨……

以鞋见大

（牛博士对马妞说）

戴逸如 文并图

先见之明？嘿，我哪有这么高明！不过，如果弄懂并掌握一些重要法则，的确可以推断出某些事物发展的走向。譬如，就拿你刚才讲到的鞋店惨状来说，早就可以料到了嘛，尽管折扣一打再打，还是乏人问津，滞销品堆积如山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鞋商违背了缘起法则。

自以为脑子灵活，眼珠子随风向标滴溜溜地瞎转，抢到一点点皮毛——所谓“时尚元素”——赶紧捏牢，至于“时尚元素”之所以能“时尚”的内因是什么？外缘是什么？一概不知！直拿“时尚元素”当狗皮膏药乱贴，炮制出这些胡乱拼凑、不伦不类、俗不可耐的怪胎鞋。全不想想，鞋子嘛，首先当讲个舒适度（如刘翔的鞋子，体贴到刘翔脚部的每一个细微起伏），然后看是否符合造型、色彩的普遍审美法则，等等。只有各方面都符合法则的，才是好鞋子。

区区一双鞋子尚且如此，大事大物能不如此？

站台警戒线的由来

曹炳坤

乘坐火车或地铁的人都会发现，在靠近轨道的站台边缘上，有一条用醒目颜色标出的警戒线，它告诫人们：在列车通过车站时或是列车进出站未停稳时，千万别越过这条警戒线，否则，极有可能发生人身伤亡事故。其实，在站台上标出醒目的警戒线，已有相当长的历史，这要追溯到上世纪所发生一件极其严重的人身伤亡事故。

20世纪初冬季的一天，莫斯科至西伯利亚的一个小站上，站长正率领一批随从，迎接俄国沙皇派往西伯利亚的一位钦差大臣。他们为了表示对沙皇的忠心，全体手持花束，列队站在铁路两旁，有的甚至爬上路基，欢迎钦差大臣的路过。不久，火车驰来，但它并未因有人欢迎而减慢速度，却仍是风驰电掣般呼啸而过。站台上的人好像被人猛推一下，不由自主地向前倒去，结果使大多数人丧生，幸运的几个也是终身残疾。

惨案发生后，引起俄国上下强烈震动，纷纷要求严惩肇事的凶手。但是，办案人员虽经多方调查，仍一无结果，后在科学家的帮助下，运用瑞士科学家伯努里所发现的定理，终于找到了事故发生的原因。原来，当火车高速前进时，如人离火车较近，火车便会在人的身前身后产生不同的压力；由于身前的空气流动得较快，身后的空气流动得较慢，在人身上产生的压力差竟可高达几十公斤。这就是为什么快速列车开过时，人容易向前倒下去的原因。自此以后，人们便懂得火车驶过，人要防止被火车“吸进去”的科学道理。

近几年来，我国铁路已多次提高运行速度。现在，最高时速已达200甚至250公里。这样高的速度更容易发生交通事故，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。当我们面对风驰电掣般的快速列车时，应与它保持一段距离：在车站候车时，必须站在钢轨外侧面3米以外的地方，也就是站在站台警戒线以外，以避免不幸事故的发生。

山药蛋与山药豆

白忠懋

你知道“山药蛋”与“山药豆”这两种东西吗？

山药即薯蓣，叶腋间常生有珠芽（亦称零余子），可用以繁殖，亦可供食用，零余子即山药豆也。山药蛋则是山西人对土豆的叫法。人们推崇山西作家赵树理、马烽等，把那些写农村题材的作家群叫做“山药蛋派”，亦即“土豆派”。

我手头有一本购自北京的《闾巷话蔬食》，写老北京民俗饮食。书中有“煮山药豆”篇，开头便说：“许多人不知山药秧是爬蔓儿的，且能在其叶腋上结出如羊粪蛋大小的山药豆来。这种山药豆很好吃……”看来，北京人是把零余子称为“山药豆”的，与“山药蛋”仅一字之差。

我早就认识野山药。我家院中有两棵生长多年的野山药，它的茎叶缘着外墙水落管而上，直至4层。我从不挖它的根，只采其零余子。只需10分钟，便能采到一茶缸。洗净后油炒，放酱油及糖，还有清水。夏日，饮冰啤酒，它是理想的佐酒菜。吃时觉得跟山药不同，并不滑溜，却味如土豆——很奇怪，它不是跟母体一个味儿！但只是味如土豆而已，毕竟它不是土豆。

曾读到一篇《寻找“山药蛋”》。文中说一位北京知青在原始森林中挖到过几十斤重的，长达三四米的“山药蛋”。从所述情形来看，这知青挖到的应为山药，而非山药蛋。所以，对山药蛋（土豆）山药和山药豆这两种植物三种“果实”，弄不明白的人还不在少数哩！

白莲山人三段情

钱勤发

白莲山人，乃浦东白莲泾畔的书画家吕登洪之号。已过花甲之年的吕先生写过这样一首诗：“绿荫窗外柳色青，微风几许知了音，犹忆少童稚真趣，画个蝉儿纸上鸣。”此为吕先生心情、心境、心趣的真实写照，尤以“画个蝉儿纸上鸣”童趣横生，让人噗哧一笑。

白莲山人，生于白莲泾畔，长于白莲泾畔，半个多世纪在白莲泾畔临池弄墨。其人也像白莲泾水那般纯净、平和、朴实。吕先生记得吴昌硕师翁说过：“老缶画气不画形”。气，乃气质、气度。学画同学人一样，要追求气质、气度。他十分赏识古人“宁以人传艺，毋使艺传人；宁以气胜韵，毋使韵胜气”。吕先生习画学人到花甲，如今是吴（吴昌硕、吴长邺）派画风第四代传人、吴昌硕画院院士，他至今不忘半世书画旅途的三段情。

浦东老宅，城乡交接，小桥流水，田园花草，农舍土灶。吕登洪童年的记忆宛若昨日。他说，母亲喜欢画画，用三花粉在新砌的灶头上画些花花草草。那时，他6岁，第一次感受那些红、黄、绿、黑的色彩构成的画面，觉得好看有趣，便跟着母亲学着用三花粉涂涂抹抹。母亲不是画家，却是他的启蒙老师，还到城隍庙去买了一对青花大瓷瓶，教儿子临摹山水图案。慢慢，小小年纪的吕登洪在村子里画出了名，替人在木桶上、扁担上画些花草。再后来，他开始画人物，临摹水浒连环画里的108将……他14岁时，母亲去世。50多年过去，母亲的这段情令他永志不忘。

吕登洪记着的第二段情，是就读于浦东中学时，他的语文老师卢前的师恩。卢前是书法家，课余成立了一个书法小组，吕登洪便跟着卢老师学书法，习二王、临兰亭，摹米芾、怀素……经卢老师点拨，大有长进。吕登洪中学毕业后进三印厂工作，仍不忘向卢老师学习书法。那时，卢前住在学校里，吕登洪不管寒冬腊月刮风下雨，每周一、三、五清早5时，去敲学校的门，向卢老师请教。卢老师诲人不倦，常常从被窝里披衣起身，不吝赐教，每次两小时。7时过后，吕登洪便去厂里上班。吕登洪说，三年里卢老师没有要过我一分钱。后来，文革开始，卢前被人批斗，说他把学生引向封资修的故纸堆，他们要吕登洪检举揭发。吕登洪说，卢前是我恩师，他教我书法，有啥错？我哪能好去伤恩师的心呢？时光过去了40多年，吕登洪念念不忘卢前老师的这段情。

吕登洪记着的第三段情是两个人，一个是画家谢之光，一个是篆刻家徐璞生。吕登洪说，那时候跟谢之光学画，一帮同学用黄鱼车将谢老师从浦西接到浦东，在同学家看谢老师画画。以后，吕登洪经常到山海关路谢老师家里讨教。古稀之年的谢老师对后生热情扶携，令吕登洪今日想来，感叹不已。说起向徐璞生学治印，吕登洪想起了三件事，一是珍藏至今的徐老师刻给他的一方印——“璞生门下”；二是他从本厂工宣队进驻的古籍书店里，为徐老师觅得两本书，一本《汉铜印丛》，一本《何子贞字帖》，徐老师非常开心；三是徐老师送给他的一把刻刀，要他坚持不懈地刻200方印章。1979年10月2日，吕登洪接到徐老师逝世的讣告，泪流满面……

白莲山人三段情，知遇感恩伴墨香。

夜光杯

算得精

陈奇

有事到一家机关交一份文件。一位老同志收了文件后，从桌上放着的文件格里抽出一张小纸条，在上面写了收条。我一看，这纸条正好够写这几行字。不由赞叹道：“算得真好！”

老同志说：“我是按字取纸的。”说完，他给我展示了文件格。我见里面放着裁剪得大小不一的许多纸条。老同志告诉我，机关里要写的便条不少，但字数不一。如果十几个、几十个字就用一大张纸就太浪费了。所以，就将纸裁剪成各种大小的，按字取纸。这样，长年累月，也可以节约不少啊！

我想，如果大家都像老同志那样“算得精”，那我们国家不知要少砍多少树呢！

细节

今宵灯谜

戴英葵

老家鹏城寄信来

（四字成语）

昨日谜面：军歌嘹亮

（职务称谓）

谜底：音响师（注：师，别解作“军队”，如成语）

我是球迷

周天柱

我不知你是不是铁杆球迷，但不管是谁，只要有幸去一次“硝烟弥漫”的绿茵球场，亲耳倾听山呼海啸般的球迷呐喊，那响彻穹宇的强大震撼力，绝对会使你热血沸腾！

作为一个球迷，我的“迷龄”可以上溯到小学时代。那时，每天下午放学铃声一响，我们一群欢天喜地的小球迷就夺门而出，直奔操场；找来砖石，脱下上衣，左右一摆，便成球门；赤膊上阵，撒腿飞跑，踢得好欢。那时没钱买票看球赛，没有电视球赛可看，惟一的企求，便是拥有一台矿石收音机，听球赛解渴。

可拥有一架矿石收音机，在当时也称得上是一项“宏伟计划”。我从每天的早餐里“克扣”少许，甚至减半，积少成多，一学期从牙缝里抠下的钱，竟够买齐一台最简易的矿石收音机的所需零件了。清楚记得，整整7个夜晚，我按图操作，挑灯夜战，当耳机中传来嘹亮的《国际歌》声时，我感觉自己已是全世界最富有、最幸福的人。

谁料一机得手，却因福得祸。那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现场转播中国与匈牙利国家队比赛。放学急急回家，赶完作业，匆匆几口扒了晚饭，早早爬上搁楼，钻进了被窝。打开收音机，戴上耳机，好爽啊，这可是我的幸福时刻。球场哨音一响，我凝神屏息也进入了角色。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一阵欢呼——“球进了！”中国队率先攻入一球，球场狂热的气氛强烈地感染着我，我忘乎所以伸臂高呼，两脚一蹬，只听“咚”的一声，脑袋狠狠地撞在搁楼顶上，两眼直冒金星，痛得哇哇大叫，一个侧翻，竟从搁楼上滚了下来，一眨眼就重重地砸在哥哥的床上。好在那天哥哥不在，要不后果真不堪设想。

上初中时我迷足球更是神魂颠倒。中国队冲击世界杯，遭遇西亚“恶狼”科威特，中科大战一触即发。那几天，我咬咬牙，砸了泥制储蓄罐，捧出多年积蓄的全部零用钱，一分一角数来数去，仅有18元2角。就这一点钱，哪够去北京呢？去北京的车票，来回得40多元啊。左思右想，决定忍痛割爱，去集邮市场，出让了几本心爱的邮册。周末星夜登上了北去的列车。

想不到车上处处是球迷，列车简直成了球迷专列。素不相识的球迷以球会友，谈球、侃球、聊球，大家一夜未眠。次日傍晚抵达首都，我下车就直奔北京工人体育场。此刻离开赛仅2个多小时，哪里还觅得到一张球票！此时场外多的是东南西北的无票球迷，大家手拉手唱啊、跳啊。场内一声叫好，场外便是一阵狂欢，那狂热的场面，好像中国队已夺得世界杯冠军。

当裁判吹响终场哨声，中国队一举击败中东宿敌，球场内外即刻成了欢乐的海洋。那晚我扯破了嗓子，声嘶力竭地与众球迷叫啊，笑啊，唱啊，待无意中摸到裤袋内车票，呀，离回程列车开车的时间仅一个多小时了。一阵风似地冲到车站，跳上车厢，列车就缓缓启动了。此时摸摸正唱空城计的肚子，才恍然醒悟：竟整整30多小时未食未眠了！

上届亚洲杯在上海举行。中国队决赛，恰逢我在远郊开会。会议结束，告别晚宴必不可少。为提前离席，及时赶回家中看球，我虽不胜酒量，却斗胆“主动请缨”，仰脖自灌5杯后急忙脱身。回到家中，跌跌撞撞敲开家门，甩鞋跳到沙发，打开电视才看了几眼，忍不住的浓浓醉意便频频袭来，头一歪，竟自横倒沙发呼呼大睡起来。

一觉醒来，已红日高照，气得我捶胸顿足大骂自己：“你真是个伪球迷啊！”

七夕会 运动休闲